

精彩  
舌尖

## 共赴人间烟火

□丛梦颖

是一件俗气而又温暖的事。人而为人，进化出了敏锐的嗅觉和味觉，总离不开吃吃喝喝，谁都不过是凡尘中的饮食男女。出走半生，最贪恋的，不过晨起共啜一锅小米热粥，下班后同食一家常便饭。家之所以为家，爱之所以生爱，皆与吃有关。

你说，你偏爱面食。曾与你开玩笑说，以后有钱了就开一家面馆，招牌就写“见你一面”。给你终身免费的会员，任你四季天天三顿打卡报到，直到把小店吃垮。

可，竟与你素未谋面。我想象过无数次与你相遇的场景，也列出过长长的愿望清单，第一项是与你见面，第二项便是同你吃面。

不知你爱宽面还是细面？爱宽面，就带你吃陕西的裤带面，要与你不顾形象地大嚼特嚼，让那葱姜蒜就着面在唇舌间充分研磨，丝丝入味，口齿生津。爱细面，就带你吃苏州的奥灶面，一根根细如龙须，一筷子下去要绕上好几圈，方将滑爽劲道的面条齐齐送入口中。不知你爱汤面还是拌面？爱汤面，就带你吃东台的鱼汤面，不加一勺味精，白白香香的汤水就鲜掉了下巴，撒上一点点葱花提味，飘上几许白胡椒祛腥，热乎乎地一口下去，去暖遍你的胃、身和心。爱拌面，就带你吃山西的打卤面，刚起锅的面条粗细恰好，盖上精心调制的风味绝佳的卤头，管你爱西红柿鸡蛋还是酸菜肉末，都是稠而不腻，必须来亲手为你搅开拌匀，卤头也是不多不少，刚刚好一碗，保管你吃个精光。不知你爱机器压制好的整齐的面条还是劲道十足的手工面，抑或是快速上手的速食方便面？不知你爱冒着腾腾雾气的热面还是爽口清凉的冷面……

其实我并不热衷面食，刻板地觉得米面糖类的精致碳水只会叫人短暂快乐而头脑昏沉。但自从知道你爱吃面条，我便开始一一打卡周遭的面馆，暗戳戳记下所有好吃的馆子，在心里画下一幅小镇的面条美食地图。我开始知道，简单的食材竟有那么多的做法、那么多的花样，就像汪曾祺所说“中国的面条可是一个大家族”！我可不止要同你吃遍中华天南海北面食，拉面、扯面、挂面、捞面、烩面、焖面、炒面、刀削面、手撕面、担担面、热干面、锅盖面……不止，不止！我还要与你一同吃那些异域美食，韩国的泡菜辛拉面、日本的海鲜乌冬面、泰国的五宝龙虾面、印尼的牛肉丸面、意大利面、马来炒面……统统不能错过。

其实，我问过你很多次关于面条的偏好，好计划从不下厨的我首次为君洗手做羹汤的目标，你只说，只要是我，哪怕仅仅一碗清水煮白面，便是人间最好的滋味。我心想这哪儿成啊，好歹也得窝个鸡蛋吧。

但至今，我们仍没有见过，连遥望的背影都不曾有。我搅动着眼下的面条，向空无一人的对座举起茶碗，嘿，共饮一杯无？相见是一件需要缘分的事，也许很快，就在明天，也许很久，需要来世。我知道，我们的心总是在一起的，一齐携手写出更美的文字，又共同热爱着生活的美好。遇着了，纵使是不见，终不枉费来世上这一遭。

若有机会，请同我共赴人间烟火吧，就从一碗简单的面条开始。

岁月  
流金

## 母亲的“红庚”

□徐国祥

再过几天就是母亲诞辰的日子，突然想起母亲的“红庚”。母亲的“红庚”至今还一直保存在家中，看到“红庚”仿佛可以想象当年父亲和母亲订婚时双方家庭通过媒人互换“红庚”的场景。

母亲的“红庚”是在母亲走后，姐妹们在家里的衣橱抽屉里发现的。发现时是放在抽屉最内层我父亲的笔记本里，包裹的红纸虽然已经褪色，但折叠得非常规整，上面一个大大的“囍”字格外醒目。再打开一看，是一张写有母亲生辰八字的帖子：“杨宅”两字单书在帖子的左右上方，正中竖排一行书有“坤造行庚甲戌年十二月廿三午时建生”，下面的左右是四字对子：“三千甲子 八百春秋”，称之为红庚对联，对称地恭书在两旁。我理解，这是祝福吉祥百年好合的意思。

旧时婚俗，男女订婚时，都要互换“红庚”，看双方的八字是否相合，如果不合的话就不能成亲。算起来，母亲的“红庚”已经在家中保存了近七十年。

母亲姓杨，生于甲戌年十二月廿三日午时，坤，这里是用为女性或女方的代称，坤造，旧时是对女子出生年月日时的称谓，亦指婚姻中的女方，行庚是指开始记事的时间，而建生就是指诞生、出生。说起来，母亲的“红庚”应该是我父亲保存起来的，可见父亲与母亲感情之深。母亲生肖属狗，父亲比母亲大，生肖属马，当初互换“红庚”后，想必父亲和母亲的八字是很般配的。他们婚后生下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一直幸福地生活着。父亲之外，一直在基层供销社工作，母亲主内，在老家农村种田生活，养育我们。1985年父亲因身体原因提前退休后，在农村老家和我母亲一起生活了23年，直到2008年父亲去世。父亲走后，母亲也于2009年相随而去。老家还有一个迷信的说法，夫妻之间如果三年内相继故去是属“真夫妻”，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话，也是可以想象我父母的感情的。

由于母亲生于甲戌年，生肖属狗，她去世时，我们都以为她是农历1934年12月出生的，因此，墓碑上就是按这个时间刻上的。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后来我们翻看了父亲的遗书，才知道母亲是生于公历1934年1月，农历是1933年的12月。因为那年是农历十二月廿二日立春，按照如皋老家的说法，立春后的廿三日出生就应当按新的一年，生肖定属相，也称甲戌年，所以母亲农历1933年底出生也是属狗的。

现在想想，这些传统的订婚互换“红庚”的习俗和相关的一些说法差不多都已成为过去，基本上都被大众遗忘了。再看看当下的年轻人，过生日都是用公历，还有用星座算命什么的也是用的公历。真是世事变迁，岁月无情。但，过去的一切都是历史，而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 芋头

□沈安琪

已经出了今年除夕的家宴菜单，又到了过年的时候。

我小时候对年的印象有很多。我妈会开车去商场买年货，她会拉着我一直问：“这个要不要吃？那个呢？哎，买一点买一点，过年呢。”其实我并不爱吃零食，她也知道，但最后车的后备厢总是关不上。你说这个人，找着由头来花钱。

还有打扫屋子。她总是像个灵敏的胖海豚，在不同的房间里游来游去。这是一场鏖战，一根今年掉落的头发丝都别妄想在家里待到来年。不过我就没有什么好日子了，因为她时常一边干活儿一边羞辱我以后嫁不出去。虽然当年我一直在心里翻着白眼想：你这么能干，也没见嫁得有多好。但直说是万万不敢的。过年嘛，总要给她留点面子。

最后就是年夜饭。北方的年夜饭要包饺子，山东的年夜饭要蒸馒头。我家人不多，但吃上却不能马虎。

刚进入腊月外婆就忙起来了，累点儿是写在脑门儿上的，我总觉得是自找的。外公常笑话她屁股后头像着了火，“瑟到东瑟到西（如皋话溜到东窜到西）”。一扫平日里吃多少买多少的计算：“喂！给我留五十斤猪肉灌香肠

啊！肥瘦四六。什么时候剁好了，送来我家等你！”“喂！我今年的100个馒头200个萝卜丝包子给我包了没有啊？二十八夜我去找你拿啊！”“喂！我在灌香肠了，你儿媳妇说欢喜吃，我今年给你留了点！”

我的外婆，是一个沉稳而彪悍的女人，尤其在过年的时候。

她时常拿着一个小凳子坐在门边儿上，周围全是做香肠的肉。撒上盐、糖、酒，一盆盆的肉被她的手搅拌得很服帖。她是这堆肉的上帝，没有经过她的手搅拌的香肠馅儿是没有灵魂的。架上机器，灌上肠衣，塞上肉。外婆家从阳台到窗台，从窗台到过道，红彤彤的挂满了一片香。我小时候做梦，时常梦见自己挂在香肠帘子上喝旺仔，或从这根香肠上跳到那根上，这根也咬一口，那根也尝一下，古代酒池肉林的快活，也是如此吧。香肠们不会孤单的，因为还有死相极惨的扎着脖子的鸡，和凸着眼睛勾着嘴的鱼被挂在旁边。梦里的它们时常活过来找我索命。

一被吓醒，啊，大年三十儿了。

香肠、咸鸡、什锦菜是冷碟儿，热菜也有好多道。一定要桌子上杯盘林立，盘子架盘子堆得高高的才算完事儿。有种东西是年年都得吃——芋头。

“吃芋头，遇好人。”

外公念叨着把芋头分给大家吃。一人一块，他要看着你吃完。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我常笑话他是“迷信佬儿”。大年三十儿没有什么新奇。无疑是吃了饭看春晚，咿呀呀到犯困。再睁开眼的时候，要说恭喜恭喜。

我在国外过第二个春节的时候，专门去了一趟超市，晃了三圈，最后买了点核桃和椰枣儿。也开始打扫屋子，跪在地上擦地板，一根根头发丝被我遣出境。把买来的鸡翅根和牛小排腌上，还把被褥、风衣送进干洗店。什么时候，我竟然也变成了一只灵活的小海豚，一个沉稳而彪悍的小将军。

不过，一个人住，我能做的不多。去超市买核桃和椰枣都买不了一斤，鸡翅和小排也只能半斤半斤买，打扫屋子花不了多长时间，给自己买礼物吧，好像想不到有什么特别想要的。如果只有一个人，哪需要有那么多吃的、喝的，买那么多新衣服鞋袜。

大年三十，家人团聚，含蓄的我们找个由头多买点、多做点、想一些吉祥话儿，默默地对着亲人表达自己的爱。

人和人因为正向相处，才能推进关系的亲密，一年一年的大年过去，家最终成了每个人心里年的意义。

哎，我好想吃芋头啊！

芬芳  
一叶

## 两封迟到的家书

□钱永龙

那是1951年春天，我母亲的“黄病”加重了，脸上像黄表纸，没有一点血色，眼睛仁儿发花，头发晕，跑不动路，风总能把她吹倒。吃什么药呢？贲集镇上有个叫象永的郎中，夹着藤包走村串户上门给人看病。祖母就请他给我妈看病，吃丸药，倒在糁儿粥面子上，包着粥皮子喝下去，喝来喝去病情还是一天天加重。

祖母心里有数了，瞒着母亲请同村去上海拉黄包车的邓大哥带口信给我父亲，叫他快回家。父亲一听邓大哥的口信，就立马动身回家，可转念一想，回去能救她的命吗？不行。那个时候，上海早有电报，可是海安乡下不通电报，不出门的老百姓还没听说有什么电报。父亲只得连晚到蓬莱路邮局找专门代写信的先生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赶快到上海来，大医院包你的。

可那时从南通天生港、任港、姚港开上海的轮船小，一遇大雨，小轮船就不开了。信件当然就耽误了；而信件从上海到了江北，得上帮船——纤夫拉的那种帆船——沿着老通扬河北上到海安。以下就难了，乡下没有邮

递员直送到户，父亲只能把信的投送地址按照惯例，写上离我家还有四五华里远的贲集镇上一家与我父亲较熟的粮食行的唐老板收，再等到我母亲到贲集称盐、打“洋油”、买“洋火”，顺便到唐老板粮食行问问有没有信，有，就请同行识字的账房先生读一读，顺便带回来，有时顺便回个信。

可是母亲不能跑了。期间请人代买过盐油，也请人家问问有没有我家的信，可人家却偏偏忘了问。父亲的信在唐老板粮食行里成月睡大觉。母亲哪知道父亲要她去上海看病呢？哪晓得上海的大医院能看好她这种病呢？而父亲那头，以为我母亲病也许好了些，不要来上海看了。母亲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常常昏厥，不省人事，无奈之下，只有给母亲灌开水，让她醒过来。祖母估计她的大媳妇的命不长了，瞒着我母亲，拖着小脚颠颠簸簸跑到唐老板粮食行，请账房先生写信，叫她大儿子赶快回家，为我母亲准备后事——祖母这才拿到父亲快两个月前的那封来信。祖母抓着儿子的信颤抖，哭了，两个月了，媳妇没救了！

祖母给账房先生付了写信的工钱，用火星子在信封的右上角烫了个小眼——这是我们那地方传统耗的家信这样做的。虽然母亲当时还有口气，但一定活不长了，祖母这样做，是为了让父亲快点儿赶回来。贲集没有邮局，只由一家小店儿代办收寄邮件，等邮递员来顺路带走。

被祖母不幸言中，三天后母亲就走了。而祖母寄给她大儿子的那封信，因为大风封江，父亲接到烧角的家信已经是母亲去世后的一个多星期。

那年代，人死了，哪有什么冰柜冷藏，母亲的遗体躺在地上的穰草席上等父亲回来收殓，等了五六天，已经变味了。祖母又是哭诉着说，大媳妇停在地上这多天了，不能再等了，人殓吧！

父亲得到那封烧角的信，昏倒在地。工友们把他扶起来，帮助他收拾行李，用他们的黄包车把我父亲匆匆送到大码头上船。失魂落魄的父亲一到场边就号啕，一家大小跟着号啕，父亲在母亲的棺材前长跪不起。分别一年多，妻子临死前，作为丈夫都没有能见上最后一面。

那年母亲35岁，父亲42岁，我们三个没娘儿，12岁、8岁、5岁，5岁的就是我。

玉兰  
一瓣